

大涼山風雲錄外一章

彝族名將盧漢傳奇

● 鄧 慈 蔭

封疆大吏態度搖擺

雲南彝族盧漢（一八九五—一九七四）

歷任雲南軍政要職，和另一要角龍雲都是雲南的風雲人物。官拜陸軍二級上將、省主席。大陸陷共前夕，國軍曾圖以西南一隅，東山再起，力謀規復。故而老總統蔣中正，在盧漢搖擺不定之際，親自召見嘉勉，並派專使規勸，企圖穩住盧漢，為大局提供助力。可惜功虧一簣，盧漢早已與中共暗通款曲，計畫附共，老總統蔣中正的專使張群的昆明之行，幾乎陷身羅網，遺憾終身，總算盧漢良知未泯，於最後關頭送張群平安離開昆明，盧漢自己則做了附共的「二臣」。

盧漢於一八九五年（民國前十七年）清光緒廿一年生於雲南省昭通縣的炎山，與龍雲、龍澤匯的家僅一山之隔，三人俱屬彝族，他們祖先原住四川省的大涼山，清朝中葉移居雲南省境，不過盧漢屬「吉迪阿普」部落，龍雲屬「納吉」部隊，龍澤匯屬「嘿」部落，三人原本非親非故，至盧漢的三世祖

時，有女兒嫁到「嘿」部落是為盧漢的姑祖母，龍雲的外祖母、龍澤匯的祖母，因而三人是表兄弟關係。

盧漢字永衡，民國元年辛亥革命時，隨表兄龍雲投入滇軍，由小兵升排長，歷任營、連、團、旅、師、軍長、總司令、省主席、綏靖公署主任等職，可說是方面大員，身繫國家安危。可惜他和龍雲只考慮自身的利益，在雲南翻雲覆雨，卻始終創不出大格局。

幼時的盧漢，和龍雲同在家鄉私塾讀書，後隨表叔龍德源到昭通縣城裡的學堂上學。

辛亥年（一九一一年）清政府把鐵路收歸國有，四川發生保路運動，雲南響應，組滇軍援川，雲南永善縣人魏煥章召募子弟援川抗清，十七歲的盧漢隨表兄龍雲參軍，至四川宜賓對抗清師，清軍大敗。勝利後隨軍回滇。

一九一五年冬，雲南都督蔡鍔（松坡）發動討袁世凱起義，由第一梯團長謝汝驥率

軍援川，盧漢也參加了這支滇軍。

討袁世凱成功後，盧漢又隨軍回雲南，部隊整編，他和龍雲都成了編餘的官佐，被送入雲南講武堂第四期步科受訓，雲南講武堂紀律嚴明，訓練得法，使盧漢的兵學素養大為精進。畢業後與龍澤清結婚，成了龍澤匯的妹婿。

民國五年，盧漢被派到四川成都，任滇軍成都兵工廠保衛營排長，後升連長、副營長等職。民國九年，川軍掀起「川人治川」運動，驅逐滇軍，盧漢戰敗回雲南，於昆明擔任督軍唐繼堯的少校副官。次年，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驅逐唐繼堯，唐繼堯逃香港，臨行前委龍雲為督軍署近衛軍第十一團團長，盧漢任十一團第三營營長，駐防蒙自地區。

靠唐繼堯提拔升官

民國十一年，唐繼堯回師雲南，戰勝顧軍，重掌雲南統治權，盧漢升任近衛第三團團長。十三年，國民黨孫中山總理改組國民

黨，確定「聯俄容共」政策，唐繼堯反對，與粵軍陳炯明、桂軍劉震寰聯合對抗孫中山。次年春派兵數萬進攻廣西，盧漢被唐繼堯升為第七旅旅長，歸第五軍軍長龍雲指揮，不料在廣西被桂軍擊敗，退回雲南。十六年二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總司令蔣中正用兵如神，北伐軍勢如破竹，北洋軍閥迅速崩潰。這時在雲南由唐繼堯任命的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鎮守使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以唐繼堯獨裁，發動推翻唐繼堯的「二·六政變」。五月二十三日，唐繼堯病死，四鎮守使勢力失去了平衡，龍雲與胡若愚爭奪領導權。六月十四日夜，胡若愚、張汝驥突向龍雲所部發動進攻，派兵包圍了昆明比較場龍雲部隊駐防地，同時包圍了龍雲及其主要將領盧漢、孟坤、高蔭槐等人的住宅。盧漢聽到槍聲，估計出了事，乃從後牆爬出，藏在朋友家中。兩天後化裝潛往滇西祿豐找自己的部隊。不久，他會同高蔭槐、孟坤、朱旭等人，把部隊集中在滇西鳳儀下關一帶，邀請滇軍元老、憲兵司令胡瑛到滇西統一指揮部隊。其時，龍雲已被蔣中正任命為第三十八軍軍長，盧漢就按一個軍的序列將所部擴編為三個師，由胡瑛任三十八軍代軍長，自任前敵總指揮兼第二師師長下轄八個團。

部隊重組後，盧漢率第二師東下，與胡若愚的歐陽永昌所率五個團相遇於祥雲縣的清華洞附近，孟坤、朱旭兩師隨後趕到，雙

方從上午八時到下午三時激戰七個小時之久，胡若愚部潰至祿豐縣城據守。張汝驥率李和生旅趕到祿豐增援，雙方即在祿豐城郊高地激戰，李和生被俘，殘部退入祿豐縣城。盧漢深知圍城不是辦法，便揮軍直搗昆明，迫使胡若愚將龍雲釋放。八月十三日，龍雲回到昆明，正式接任了第三十八軍軍長兼代雲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組了雲南省政府。在隨後的兩年中，盧漢支持龍雲，打败了胡若愚、張汝驥等部，統一了雲南，自此之後龍雲統治雲南，長達十八年。

盧漢在龍雲手下，於民國十八年初至十九年四月，擔任雲南省財政廳廳長，軍人管財政，外行領導，然而他卻很有作為。當時滇省財政拮据，滇幣幣值低落，稅收不足，軍費無著。

盧漢銳意革新，以帶兵的威風，整頓稅制，擴大稅基，把煙、酒、厘金稅收權，招商承辦，沒有人敢違軍法從事，大刀闊斧的改革，一舉替龍雲解決了財政困窘，直到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國民政府討閻桂系，龍雲被任命為「討逆軍第十路總指揮」，出兵廣西，盧漢出任前敵總指揮，始辭去財政廳長一職。率軍圍攻南寧，三月不下，卒被李宗仁及白崇禧由湖南回師擊潰。

滇軍敗回雲南，傷損甚重，盧漢奉龍雲令整編軍隊，縮為四旅六個團，沈弱留強，戰力提升，盧漢也成了雲南僅次於龍雲的人物。不過在「廢師改旅」過程中，龍雲大權

獨攬，不尊重師長的意見，引起盧漢、朱旭、張鳳春及張冲四個師長的不滿。民國廿年三月，四個師長集會宜良，決定「倒龍」，以「清君側」為名驅逐龍雲的參謀長孫渡，民政廳長張維翰，禁煙局長馬為麟。將孫渡放逐上海，張維翰出走南京投奔中央，馬為麟押交法院。龍雲不願作「階下囚」，自願離開昆明避難。待龍雲出走後，雲南群龍無首，庶政百務待理，盧漢、朱旭、張鳳春、張冲四人都沒了主意，盧漢往見龍雲，痛哭流涕下跪又請回了龍雲。龍雲回昆明後，不肯干休，以「以下犯上」的罪名逮捕了盧漢等四個師長，不久，均被釋放，盧漢被委以全省團務督辦。

率師於台兒莊血戰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掀起全面抗戰，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促各省出兵，雲南將領擁護中央的主張，決定出兵。由軍委會賦予國軍第六十軍的番號，盧漢任軍長，下轄三個師，共三萬五千餘人。同年九月九日，第六十軍在昆明巫家壩誓師，各族人民獻旗送行，並高呼「誓滅倭寇、保衛祖國」的口號。旋即於十月初出發，經貴州入湖南，十二月初奉令參加南京保衛戰，乃由湘入浙，抵上饒、金華、玉山一帶，南京陷落，又奉令集中武漢待命，乃經南昌、九江抵武漢，歸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節制。

民國廿七年四月，日寇坂垣第五師團及磯谷第十師團進攻魯南，威脅第五戰區長官部所在地徐州的安全，盧漢的第六十軍奉命集結魯南，歸司令官李宗仁指揮，李宗仁又命第六十軍由廿六集團軍孫連仲指揮，當時孫連仲部已疲憊不堪，紛紛後撤，僅湯恩伯部留在邵縣一帶，當盧漢的六十軍抵達歸德車站時，李宗仁即命令六十軍駐守台兒莊。

四月廿二日拂曉，當六十軍的一三八師剛渡過運河，向指定陣地集結時，即遭日軍猛烈的攻擊。

一三八師立足未穩，立即投入戰鬥，以一〇八一、一〇八二兩個團為前鋒，向來犯的日軍衝殺，短兵接戰五小時，白刃肉搏，在耿莊、陳家坊一帶多次挫敗日軍，有一個營的戰士為阻擊敵人坦克，全營五百餘人壯烈犧牲。

由於陣地大部被敵炮火及其坦克摧毀，官兵傷亡很大。盧漢為了確保台兒莊，重新調整部署，將主力轉移到禹王山地域。禹王山是台兒莊地區制高點，是座肘形的石山頭，也是唯一可以憑據固守的戰役要地，大運河距禹王山只有四百公尺左右的距離，因此，全軍以確保禹王山為重點，以阻止敵軍渡過運河為目的。配合友軍進行戰鬥。六十軍各部在以禹王山為中心的戰鬥中，堅持了二十多天的陣地戰，粉碎了敵人渡過運河威脅徐州的企圖，日軍機械化的坂垣、磯谷師團也遭到重大損失。日本報紙不得不承認：「

自九一八與華軍作戰以來，遇到滇軍猛烈衝鋒，確為罕見。」在台兒莊會戰以來，著名的作曲家冼星海和演員金山、張瑞芳等赴戰地演唱。洗星海給盧漢的六十軍作了一首歌曲：

我們來自雲南起義偉大的地方，
走過崇山峻嶺，
開到抗日的戰場。

兄弟們，

用血肉爭取民族的解放，

雲南是六十軍的故鄉，

六十軍是保衛中華的武裝。

這場戰鬥使滇軍第六十軍損失一萬餘人，乃縮編成五個團進駐徐州，掩護友軍撤退。於完成任務後移駐武漢，盧漢晉謁蔣中正委員長復命，受到讚揚。並指示番號不取消，部隊不縮編，促盧漢回雲南補充兵員，武器彈藥由中央補助，部隊仍由盧漢指揮。這一年八月，滇軍又編成第三十八軍和新三軍，合組為第三十集團軍，盧漢任軍團長，開赴武漢參加武漢保衛戰。在湖北省東南部與日軍周旋。

十月武漢失守，第卅軍團移往通山，改編為第一集團軍，由盧漢任總司令。盧漢盲腸炎病發，請假就醫，職務由副總司令高蔭槐代理，在湘贛線上與敵人周旋。

首任貴州省府主席

民國廿八年，國民政府任命盧漢為貴州

省主席，因舊病復發，留昆明治療，未赴任。廿九年九月，日軍侵入越北，佔領河內，龍雲要求調回第六十軍，成立滇南作戰部隊，獲中央同意，以盧漢為總司令，駐昆明，在滇南對日軍作戰。到了民國卅四年，第一集團軍又改為第一方面軍，轄第一、第九兩個集團軍，仍以盧漢為總司令。

卅四年八月，日軍投降，根據盟軍統帥部的規定，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南半島北部境內的日軍，向中國投降，盧漢奉命率第一方面軍進駐越北。八月廿日起，中國到越北受降的部隊陸續開拔，盧漢電令越北日軍指揮官第卅八軍團長土橋勇逸派代表前來蒙自洽降，八月卅一日。日軍派參謀長酒井干城以及三好季男、高板哲郎、今井一夫等由河內直飛開遠，轉往蒙自，呈送各種表冊，接洽投降事宜。盧漢派總部代副參謀長尹繼助率領部分人員飛河內，設前進指揮所。

國民政府從外交、軍政、財政、經濟、交通、糧食等六部各派代表一人，組成顧問團，協助盧漢工作。先後開入越南受降的中國部隊計有：盧漢指揮的滇軍第六十軍（軍長萬保邦）、第九十三軍（軍長盧浚泉），共六個師。另有暫編第十九師（師長龍繩武）、暫編第二十三師（師長潘朔端），第六十二軍黃濤部，第五十二軍趙公武部，第五十三軍周福成部，第九十三師呂國權部及榮

譽第一師戴堅部。總共五個軍、四個獨立師，計約二十萬人。各部分別由滇越、桂越邊境的萊州、河陽、涼山、龍憑四路入越，於九月廿一日以前到達北緯十六度以北的順化、河內、海防地區集合，這些部隊統歸盧漢指揮。

盧漢於民國廿四年九月廿日率領總部人員直飛河內，九月廿八日在河內總部參加了受降儀式。

在受降典禮上，盧漢宣布，中國軍隊只負責受降，越南原來的行政機構繼續運作，發揮效能，以維持社會安寧及人民生活，安定了越北民心。

卅四年十月，雲南省政府改組，龍雲調任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由盧漢接任雲南省政府主席，在盧漢由越北回昆明前，省政府民政廳長李宗黃暫代主席。十二月一日盧漢回到昆明，正式就任省主席，發表宣言，提出保境安民的施政方針，在取得中央的同意後成立保安團，在雲南全境編了十七個保安團，共兩個軍，五萬多人，負責全省治安。

卅五年六月，中央成立雲南綏靖公署，盧漢出任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總攬軍政大權，可見中央對盧漢的器重。

反共投共反反覆覆

抗戰勝利後，中共擴大戰亂，發動大規模的內戰，美國派馬歇爾來華調停，馬歇爾

要求中央停止一切軍事活動，否則停止經援。使國民政府遭受沉重的壓力，而中共則在蘇俄的支援下，實力大增，戰火遍燒各地，東北尤其熾烈。此時，失意的前雲南統治者龍雲在香港受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蠱惑，有意策動雲南反抗國民政府，消息經香港報紙披露後，行政院院長主張武力討滇，代總統李宗仁也派桂軍入滇。

老總統蔣中正見狀，在重慶電召盧漢會商。由於蔣中正對盧漢一直信任有加，盧漢雖心存疑慮，但在張群的保證下，仍飛抵重慶，受到撫慰與鼓勵。

盧漢回到昆明後，立即表態反共，大舉搜捕共黨黨員，共逮捕了三百多人，百餘人判死刑，其餘則判卅年、廿年有期徒刑不等。

但盧漢對這些共黨份子的刑罰遲未執行。到了民國三十八年的十一月，盧漢見剿共局勢惡化，爲了給自己留後路，要求代總統李宗仁赦免這些共黨黨員，李宗仁爲欲保留雲貴作東山再起的基地，慨然應允，使在昆明的大批共產黨死裡逃生，均獲釋放。

其實盧漢早在去重慶晉見蔣中正總統前，已心懷二志，早在民國卅七年年底即透過中共地下黨員聯絡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等，準備俟機反蔣，只是叛跡未露，蔣中正一直想予挽回，可惜功虧一簣。

在東北參加剿共的滇軍紛紛陣前倒戈，

投入中共陣營，盧漢、龍雲早已和中共搭好線，自然也做了紅朝新貴。

終向中共豎起降旗

卅九年二月，留駐昆明附近的國軍余程萬和李彌部，受中共入滇軍壓力，撤出國境。盧漢在昆明豎起降旗，派代表宋一痕赴北平，攜其親筆投靠信洽商，中共由周恩來、李維漢等親自接見，表達歡迎之意。盧漢隨即歸降。三月，中共成立雲南軍政委員會，盧漢任主任，再調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任。後來又任中共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人大常務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六年還隨中共人大代表團訪問了莫斯科，一九七四年五月因肺癌病逝，活了七十九歲。

盧漢雖是彝族，但漢族文化水平很高，又是抗日英雄，國軍名將，他早已不強調自己是少數民族，四川大小涼山彝族老輩人物則常常談到盧漢、龍雲是彝族傑出大將，引以爲榮。

一九四九年冬天，盧漢鑒於全國遭受赤化，已是無可避免的情勢，國民政府已失人心，大勢已去，以雲南一省的人力物力對抗毛澤東的攻擊，無補大局，徒然糜亂地方，不忍心雲南人民遭受戰禍，無辜受難，他的附共，當有不得已的苦衷。